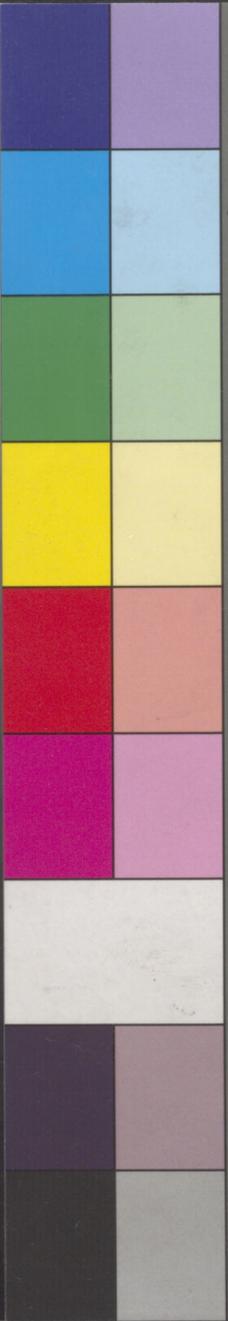


校刻
漢書評林
十二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五

郊祀志第五上

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芴及

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獸豺獮有祭。師古曰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豺祭獸孟春之月

獮祭魚祭者謂殺之而布列以祭其先也是以聖王為之典禮。民之精爽不貳。齊

肅聰明者神或降之。師古曰爽明也齊讀曰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

使制神之處位為之牲器。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敬於

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為祝。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

姓所出者以為宗。應劭曰上下謂天地之屬神也氏姓王族之別也宗大宗也臣瓚曰宗宗伯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

祝謂主祭之贊詞者積土為壇平地為場氏姓謂神本所出及見所當為主者也宗宗人主神之列位尊卑者也春秋左氏傳曰統公使祝應宗區享神也又云祝宗用馬于四

墟並非宗伯及大宗也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

民神異業。敬而不黷。故神降之嘉生。應劭曰嘉穀也師古曰嘉生謂衆瑞民

以物序。孟康曰各有分叙也災禍不至。所求不匱。及少昊之衰。九

黃履翁曰湯封禪曰郊祀而不載原廟薦新之事宗廟迭毀之議母廼太簡乎茅坤曰漢書郊祀志較之史記所次武帝紀似據臣下前後典禮之議並有本末盧舜治曰太史公封禪書者叙舜類神望祀以至三代郊祀之禮然後及秦漢歷叙秦皇漢武共為一書班氏郊祀獨志郊時諸祠多出于方士固襲封禪之舊矣然少君樂大公孫卿粵人勇之如使物却

老闕基及入海
求不死藥亦幾
見焉何哉予以
爲宜別立方伎
傳而志惟叙所
祀天地子按春
劉敬曰予按春
秋外傳云夏父
弗基爲宗自稱
曰我爲宗伯宗
伯非宗何哉

隆按自昔至此
原郊祀所由起
虞書以下本史
記封禪書而稍
損之
又按虞書曰而
下以至武帝悉
本史記封禪書
而益損之間有
先後相亂處

黎亂德 孟康曰少昊時諸侯作亂者也章昭曰黎氏九人也 民神雜擾不可放物 師古曰

曰放依也物事也放音甫往反 家爲巫史享祀無度黷齊明而神弗蠲嘉

生不降禍災荐臻莫盡其氣 師古曰言不究其性命也 顯頊受之廼

命南正重司天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日屬民 應劭曰黎陰官也火

數二二地數也故火正司地以屬萬 使復舊常亡相侵黷自共

工氏霸九州其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死爲社祠 師古曰共工氏在太

吳炎帝之間無祿而王 有烈山氏王天下其子曰柱能殖百

穀死爲稷祠 師古曰烈山氏炎帝故郊祀社稷所從來尙矣虞書

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師古曰璿璣玉衡在察也璿美

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言舜觀察 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璿衡以齊同日月五星之政度合天意 孟康曰六宗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一說云乾坤六子又一說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太山河海或曰天地間游神也師古曰類以類祭也上帝天

也繁精以祀謂之禮六宗之義 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 師古曰望說者多矣乾坤六子其最通乎

望而祭之秩次也羣 掛五瑞 師古曰掛與輯同掛合也 擇吉月

神丘峻墳術之屬 掛五瑞 師古曰掛與輯同掛合也 擇吉月

日見四嶽諸牧班瑞 師古曰四嶽諸牧謂四方諸侯也班布也 歲二月東巡狩

至于岱宗 師古曰狩守也諸侯爲天子守土故巡行 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

川 師古曰柴積柴而燔 遂見東后東后者諸侯也 師古曰后君也東方諸侯故謂之東后也

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師古曰時四時也月十二月也日百六十日律六律也度十二丈也量斛

斗也衡 修五禮五樂 師古曰五禮去凶寶軍嘉也五樂謂春則琴瑟夏則笙簧季夏則鼓秋則鐘冬則磬也五

樂尙書作五玉今志亦有 三帛二牲一死爲贊 師古曰三帛女繡黃也二牲羔雁也

作五玉者五玉卽五瑞 一死雉也贊者所執以爲禮也 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者衡山也八月巡

狩至西嶽西嶽者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者

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狩 師古曰此

以上皆舜 典所載 禹遵之後十二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黷二

龍去之 應劭曰舜帝孔甲天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其後燬毀神故龍去之 其後十三世湯伐

桀欲畧夏社不可作夏社 應劭曰遭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早不止故遷社以棄代爲稷欲遷

句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說不可遷之義也師古

曰遷古遷字夏社尙書篇名今則序在而書亡逸 廼畧烈山子柱

隆接由是觀之
三句結虞書以
下一段

隆接自周公起
至有禁一段言
周公制禮自天
子以至士庶人
各有當祀之神
不可得而參差
也先伏此案為
後注祀張本

而以周棄代為稷司。後八世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
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師古曰。穀即今之楮樹也。其字從木。合兩手曰拱。伊陟太戊臣。伊尹也。謂伊陟說其意也。師古曰。因此作威又四篇事見商書序其篇亦以逸也。後十三世帝武丁。得傅說為相。殷

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而雊。師古曰。雊。雞鳴音。工豆反。武丁懼。祖已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乙。慢神而

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是觀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慢也。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天

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天子

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師古曰。懷來也。柔安也。言招來百神而安處之也。秩。序也。舊無禮文者。皆以次序而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而諸侯祭

其疆內名山。大川。師古曰。疆。境也。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霤。五

盧辯治曰。此叙秦五帝之祠。蓋秦廢祀天之禮。而以所謂郊祀者。祀于五時。名曰五帝。宣公祠祠白帝。宣公祠青帝。靈公祠炎帝。錯然不一。

隆接其後十四年。郊祭白帝焉。叙文公已畢。却又云。自未作鄆。或曰。至晚。周亦郊焉。作一轉。終又以其語不經。見二句結之。曲折反覆。無限含蓄。

祀。韋昭曰。古者穴居。故名室中為中霤。士庶人祖考而已。各有典禮。而淫祀

有禁。後十三世。世益衰。禮樂廢。幽王無道。為犬戎所敗。平王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為諸侯。而居西。自

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駟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師古曰。駟。赤馬。黑。騾尾也。羝。牡羊也。駟音留。羝音丁奚反。其後十四年。秦文公

東獵。汧渭之間。師古曰。汧。渭二水名。汧音牽。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

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鄆。行。李奇曰。鄆音孚。三輔謂山阪。閉為衍。晉灼曰。左馮翊鄆縣之衍也。師古曰。今之鄆州。蓋取名於此也。文公問史敦。師古曰。秦之太史敦其名也。敦曰。此上帝

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鄆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鄆時。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祀。

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隲。師古曰。土之可居者曰隲。音於六反。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縉紳者弗道。作鄆時。後九年。文公獲

盧辭治曰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為諸侯自以為主少俾之神其借甚矣然猶以國于西也繼而諸時並與或由夢蛇而為野雞或因獲石開雉而為陳寶或由兩金而為哇時又繼而有青黃炎帝祠鄭時陳寶祠皆混列于郊至高帝又立黑帝祠以備五時而祀天之禮數百年荒廢而不尋矣

王維嶺曰此叙齊桓公封禪而管仲非之非之誠是也然以為古封禪七十二

家自無懷氏至三代俱有之蓋出於齊魯陋儒之說爾

隆按皆受命然後得封禪與上桓公既伯與諸侯子葵丘而欲封禪相顧又按西伐下合有大夏涉流沙五字當是傳寫之訛

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師古曰殷殷聲也云雉聲之亂也野雞亦雉也避呂后諱故曰野雞言陳寶若來而有聲則野雞皆鳴以應之也上言雉雞下言野雞史駁文也殷音隱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臣瓚曰陳倉縣

秦德公立卜居雍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酈時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月也周時無至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為歲伏因名伏日也立此乃有之師古曰伏者謂陰氣秋之後以金代人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金也磔狗邑四門以御蠱災後四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後十三年秦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廼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穆公平晉亂史書而臧之府而後世皆曰上天穆公立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鄭氏曰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犧前見莊子服虔曰云云在梁父東山名也晉灼曰云云山在蒙陰縣故城東北下有云云亭慮羲封泰山禪云云師古曰慮

禪云云帝學封泰山禪云云志鉅平有亭亭山師古曰晉說是也顯頊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於社首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十二里師古曰晉說是也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東馬

縣車上卑耳之山韋昭曰將上山經東其馬縣鉤共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師古曰熊耳山在順陽北益陽縣東非禹貢所云導洛自熊耳者也其山兩峯狀亦

若熊耳因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師古曰兵車之會三謂莊十三年會於北杏以平宋亂僖四年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經六年伐鄭圍新城也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于鄆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五年會于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于葵丘也匡正也一匡天下謂定襄王為天子之位也諸侯莫

以爲名也

師古曰兵車之會三謂莊十三年會於北杏以平宋亂僖四年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經六年伐鄭圍新城也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于鄆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五年會于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于葵丘也匡正也一匡天下謂定襄王為天子之位也

諸侯莫

諸侯莫

諸侯莫

諸侯莫

諸侯莫

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賭桓公不可

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黍北里禾所以

為盛應劭曰鄗音騰蘇林曰鄗上北里皆地名也師古曰盛謂以寶簋簠江淮間一茅三脊所以

為籍也服虔曰茅草有三脊也張果曰宿靈茅也師古曰籍以籍地也音才夜反東海致比目之魚

師古曰爾雅云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鱣音土盍反西海致比翼之鳥師古曰山海經云崇吾之

山有鳥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其名曰鸞爾雅曰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鸞而管仲乃去西海其說異也然後

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至嘉禾

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鳴梟羣翔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

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穆公納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

國之君平其亂師古曰三立其君謂惠公懷公文公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

後五十年周靈王卽位時諸侯莫朝周襄王延明鬼神

事師古曰其弘周大夫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依

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弗從而周室愈微後二世至敬

王時晉人殺襄弘李奇曰周為晉殺之也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哀公三年傳稱劉氏范氏世為婚姻其弘事劉文

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周人殺其弘也是時季氏專魯旅於泰山仲尼譏之

自秦宣公作密時後二百五十年而秦靈公於吳陽作

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

秦獻公孟康曰太史儋謂老子也師古曰此亦周之太史名非必老聃老聃非秦獻公時儋者丁甘反又吐甘反曰周

始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當復合應劭曰秦伯翳之後也始周孝王封非子為附庸邑諸秦平王東遷洛邑襄公以兵衛之嘉其勳力列為侯伯與周別五百

載矣昭王時西周君自歸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此復合也孟康曰謂周封秦為別秦并周為合此襄王為霸始皇為王也韋昭曰周封秦為始別計

秦仲也五百歲謂從秦仲至孝公置大顯王致伯與之親合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自非子至西周獻也凡六百五十三歲自仲至顯王二十六年

孝公稱伯止有四百二十歲皆不合五百之數也按史記秦本紀及年表諸系家皆言幽王為犬戎所殺秦始列為諸侯正與此志符會是乃為別至

昭襄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自歸獻邑凡五百一十六年是為合也言五百者舉其成數也合七十年而伯王出

焉韋昭曰武王昭王皆伯至始皇而王天下師古曰七十當為十七今史記舊本皆作十七字伯王者指謂始皇始皇初立政在太后廖毒未得

稱伯自昭王滅周後至始皇九年誅廖毒止十七年本紀年表其義顯而韋氏乃合武王昭王為數失之遠矣儋見後七年

漢書卷之二十一 郊祀上 儋見後七年

櫟陽雨金。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

帝。師古曰畦時者如種韭畦之形而時於畦中各為一土封也畦音下圭反後百二十歲。周赧王卒。

九鼎入于秦。或曰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師古曰爾雅云左陵秦丘謂丘才有陵者其名秦丘也郭璞云宋有秦丘蓋以丘名此地也而鼎淪沒於泗水彭

城下。自赧王卒後七年。秦莊襄王滅東周。周祀絕。後二

十八年。秦并天下。稱皇帝。秦始皇帝既即位。或曰黃帝

得土德。黃龍地曠見。應劭曰曠蚯蚓也黃帝土德故地見其神蚓大五六圍長十餘丈如淳曰呂氏春秋云黃

帝之時。天先見大曠。黃帝曰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師古曰曠音引曠音樓謂曠也。夏得木德。青龍止於

郊。草木鬯茂。師古曰鬯與暢同殷得金德。銀自山溢。蘇林曰流出也周

得火德。有赤鳥之符。師古曰謂武王紂師渡孟津之時也尚書中候曰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鳥五至

俱來。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

德之瑞也。於是秦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

上黑。度日六為名。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方六寸為符六尺為步音上大呂。師古曰大

盧辯治曰此以下敘秦始皇封禪之祠

呂陰律。事統上法。服虔曰政尚法令也臣瓚曰水陰陰主刑殺故上法即帝位三年。東

巡狩郡縣。祠騶嶧山頌功業。蘇林曰騶魯縣也臣瓚曰嶧山在北師古曰嶧音亦於

是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于泰山下。諸儒生或

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師古曰蒲車以蒲製輪

掃地而祠。席用菹藉。應劭曰菹藁本也去皮以為席如淳曰菹讀如租藉讀如夏晉灼曰菹藉也師古曰菹藉也菹字本作菹假借用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

此黜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顛。立石頌德。明

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泰祝之祀。雍

上帝所用。而封臧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

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既黜。不得與封禪。

聞始皇遇風雨。即譏之。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

名山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應劭曰羨門名子高古仙人也師古曰古亦以僊為

字。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曰來作之。齊所以為

仙。隆按始皇東游海上行禮名山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是網以下是目

齊曰天齊也蘇林曰當天中央齊也師古曰謂其衆神異如天之腹齊也其祀絕莫知起

時入神。一曰天主祠。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

下者師古曰下謂最下也臨菑城南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

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時命曰時師古曰名其祭處曰時也地

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去主曰丘主祠蚩尤蚩尤在

東平陸監鄉齊之西竟也師古曰東平陸縣名也蓋其縣之鄉名也四曰陰主

祠三山師古曰三山即下所謂三神山五曰陽主祠之朶山韋昭曰之朶山在東萊縣

北竝勃海七日日主祠盛山盛山斗入海東萊不夜縣斗皆在齊

祠琅邪琅邪在齊東北蓋歲之所始師古曰山海經云琅邪臺在勃海間謂臨海有

山形如曰言八神牲牢皆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圭幣雜異焉古師

臺也曰言八神牲牢皆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

之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為行秦謂周為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水德師古曰騶子即騶衍及秦帝

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倚元尚羨

門高最後皆燕人為方輿道韋昭曰皆募古人之名効為神仙者也師古曰自宋毋忌至最後皆

其凡五人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

顯於諸侯晉灼曰燕昭王築宮師之故作主運之篇也如淳曰而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回為服也而

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

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人入海求蓬

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服虔曰其傳書云爾臣瓚曰世

人相傳爾去人不遠蓋嘗有至者諸僇人及不死之藥皆在

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

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水臨之患且至則風輒引船而去

終莫能至云世王莫不甘心焉師古曰甘心言貪嗜之心不能已也及秦始皇

皇至海上則方士爭言之始皇如恐弗及使人齋童男

茅坤曰此求神仙張本隆按索隱云最隆猶言其後也服虔說上有四人是也求詳

隆按然則怪汗二句收上文起下文

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師古曰：自解說云為風不得至。日未

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

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師古曰：考校其虛實也。從

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竝海上。幾遇

海中三神山之奇藥。師古曰：幾，讀曰冀。不得還到沙丘崩。臣瓚曰：沙丘在鉅鹿縣東北也。

二世元年，東巡碣石，竝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

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師古曰：今此諸山皆有始皇所刻石及胡亥重刻其文，並有焉。

其秋，諸侯叛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年，而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

誅滅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叛之，皆說曰：始皇上泰山

為風雨所擊，不得封禪云。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其事

者邪？昔三代之居，皆河洛之間。師古曰：謂夏都安邑，殷都朝歌，周都洛陽。故嵩

高為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

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迭興

迭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

可勝記。師古曰：代代殊異，故不可盡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

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嶠以東，各山五

大川祠二。師古曰：嶠，即今之陳州二嶠也。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

會稽、湘山、水曰滂，曰淮。師古曰：滂，音子禮。反此本濟水之字。春以脯酒為歲

禱，因泮凍。服虔曰：解凍也。師古曰：泮，音普半反。秋涸凍。師古曰：涸，讀與五同。涸，凝也。音下。故反春則解之，秋則凝。

之春秋左氏傳曰：固陰沍寒，禮記月令曰：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冬塞禱祠。師古曰：塞，謂報其所祈也。音先代反，下同。

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圭幣各異，自華以西，各山七，各

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師古曰：說者云：薄山在河東，一曰在灑關北十餘里，而此

志云：自華以西者，則今醫鄉之南山，連延西出，故得華山之名。

岳山、岐山、吳山、鴻冢、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師古曰：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山曰岳，爾雅亦云：河西曰岳，說者咸云：岳即吳岳也。今志有岳，又有吳山，則吳岳

非一山之名，但未詳岳之所在耳。徐廣云：岳山在武功，據地理志，武功但有垂山，無岳山也。岐山即在今之岐山縣，其山兩岐，俗呼為箭括嶺，吳山在今

漢書卷之二十五上 郊祀上

一本秦下焚上

隆按史記于此用豈所謂無其德而用其事者邪，則此句似不得

又接此以下收結前文。盧辯治曰：此以下叙始皇山川之祠，蓋始皇雖并天下，而禮典廢，墜所祠祭山川皆因其游觀所至，處與封禪求仙則及之者，而其領之祠官以歲時致祭，且雜以淫祠者，大率多秦中山川爾，要之非古義也。一本無祠官之官字。

劉奉世曰二十八宿既已備而又言參與南北斗衍字茅坤曰秦之無文之祭多矣似

王維楨曰始皇所謂九臣十四鬼之神皆所謂雜祠也

隴州吳山縣鴻冢釋水曰河祠臨晉師古曰即今之同州朝邑縣界沔祠漢中

師古曰沔漢水之上名也漢中今梁州是也湫淵祠朝那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水不流冬夏不增不減不生草木湫音將擊反師古曰此水今在涇州界清激可愛不容穢濁或

湫音子由反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淵禱塞如東方山川

而牲亦牛犢牢具圭幣各異而四大家鴻岐吳嶽皆有

嘗禾孟康曰以新穀祭之陳寶節來祠服虔曰陳寶神應節來也其河加有嘗

醪此皆雍州之域近天子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霸產

豐澇涇渭長水皆不在大山川數師古曰霸產出藍田豐澇田鄂長水者言其源流長

也音勞呂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師古曰加謂車及駟駒之屬為小

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堦山之屬蘇林曰堦音得草昭曰音蘇計反

山川亦皆禱塞泮淵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

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逐之屬百有餘廟師古曰風伯飛

廉也雨師屏翳也一日屏翳而說者乃謂風伯箕星也雨師畢星也此志既言二十八宿又有風伯雨師即知非箕畢也九臣十四臣不見名數所出諸

布諸嚴諸逐未聞其義逐字或作述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于下

邦有天神豐鎬有昭明天子辟池於杜亳有五杜主之

祠壽星祠韋昭曰亳音薄湯所都也臣瓚曰濟陰亳縣是也師古曰杜即京兆杜縣也此亳非湯都也不在濟陰徐廣云京兆杜縣

有薄亭斯而雍嘗廟祠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師古曰杜

近之矣曰墨子云周宣王殺杜柏不以罪後宣王田於圃田見杜伯執弓矢射宣王伏弓衣而死故周人殺其鬼而右之蓋謂此也其在秦

中 smallest 鬼之神者也師古曰其鬼雖小而有神靈也各以歲時奉祠唯

雍四時上帝為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

以為歲祠禱因泮凍秋澗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中

之月月祠師古曰中讀由仲謂四時之仲月皆祠之若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

駢秋冬用駒師古曰駢純赤色也吉先營反時駒四匹師古曰每時用駒四匹而春秋異色

木寓龍一駒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師古曰一駒亦四龍也木寓車馬一駒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圭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

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

見李奇曰上宿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爇火也狀若井挈舉矣其法類稱故謂之權火欲令光明遠照通於祀

所也漢祀五時於雍五十里一爇火如淳曰權舉也師古曰凡祭祀通舉火者或以天子不親至祠所而望拜或以衆祠各處欲其一時薦享宜知早爇

故以火為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服虔曰經

也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

以歲時奉祠之至如它名山川諸神及八神之屬上過

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

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卽有災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

高祖初起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而殺者赤帝子也

師古曰物及高祖禱豐枌榆社鄭氏曰枌榆鄉名也社在於榆晉謂鬼神也

里師古曰以此樹為社灼曰枌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神因立名也枌符云反狗沛為沛公則祀蚩尤釁鼓旗遂以

十月至霸上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色上赤二年

冬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

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廼待我而具五也廼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李奇曰猶官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枌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

隆按漢承秦後典禮廢廢以古人所施之五時地者祠而未嘗有祀天地之禮不亦闕乎

盧辯治曰梁巫以下諸巫所掌者乃祀典所祇之祠非祖廟也所謂世祀者豈以諸祖配諸神而祠之耶不可得而詳也

見李奇曰上宿

張晏曰權火爇火也狀若井挈舉矣其法類稱故謂之權火欲令光明遠照通於祀

服虔曰經

鄭氏曰枌榆鄉名也社在於榆晉謂鬼神也

灼曰枌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

李奇曰猶官社

服虔曰東君以下皆神名也師古曰東君日也雲中君謂雲神也巫社巫祠皆古巫之神也族

秦巫祠杜主巫保族彘之屬

師古曰杜主即上所云杜主

先巫之最先者司命說者云文昌第四星也施糜其先常施設糜鬻者也

九天巫祠九天

師古曰九天者謂中央鈞

王維楨曰高祖祀蚩尤以至祠二世皇帝皆所謂雜祠也丘濬曰后稷祠而謂之靈星者以稷配靈星也與德秀曰文帝過則自歸福則祭共古帝王用心也
廣雅曰古者天子祭四望至漢則名山大川不領于天子之祠官必俟齊淮南國廢而後舉之俱非古義隆按郊祀必于圖丘方澤而漢不以其地必以衰冕率百官而

天東方蒼天東北旻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浩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也其說見淮南子一說云東方旻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也
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各有時日其後二歲或言曰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兔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師古曰隨其祠具之豐儉也制曰可文帝即位十三年下詔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明年以歲比登詔有司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師古曰駕車被馬之飾皆具也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河湫漢水玉加各二及諸祀皆

漢不以其躬必於冬夏至而漢不以時必以祖宗配而漢不以其人必以五帝日月星辰從祀其左右而漢史之志所以志漢祀之非禮也隆按賈誼欲改正朔服色尙黃當時未之行紀因黃龍見成紀乃召公孫臣草改歷服色事然則臣之所議其誼之議歟劉奉世曰予謂三王之郊一茂夏正于時據十月為歲首故言夏郊也盧舜治曰此叙文帝舉五帝之

廣壇場圭幣俎豆以差加之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師古曰謂轉次之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上黃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迺水德之時河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故外黑陽氣尙伏在地故內赤也或曰十月百草外黑內赤也與德相應公孫臣言非是罷之明年黃龍見成紀師古曰天水之縣也文帝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師古曰草謂創製之也其夏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母害於民歲以有年朕幾郊祀上帝諸神師古曰幾禮官議曰冀議母諱以朕勞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上赤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

祠
茅坤曰五帝且
讀而况廟乎

也。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北舍謂陽谷日沒於西故曰墓墓深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蓋總言凡神明以東北為居西方為冢墓之所故立廟於渭陽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

帝廟同宇師古曰字謂屋之覆也言同一屋之下而別為五廟各立門室也廟記云五帝廟在長安東北也帝一殿

面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明年夏

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如淳曰二水之合也以郊見渭陽五帝

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池溝水師古曰蒲池為池而種蒲權字或作滿言其水滿也權

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至上大夫賜累

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曰刺採取之也謀議

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門如淳曰亭名也若見五人於道北

遂因其直立五帝壇鄭氏曰因其所立處以立祠也師古曰直猶當也當其處祠以五牢

其明年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

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

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

隆按周鼎亡在
泗水中應前鼎
淪沒于泗水彭
城下

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

河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師古曰汾陰直謂正當汾陰也

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

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

吏治誅夷平師古曰夷者平也謂盡平除其家室宗族是後文帝怠於改正服

鬼神之事師古曰正朔也服服色也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

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御後歲少不

登數歲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

有所興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歲

矣天下艾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師古曰正

亦正朔度量也服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

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

改歷服色事未就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微伺趙綰等

隆按首提尤敬
鬼神之神與望
天子封禪改正
度二句為武帝
時事綱領

一本三歲一郊
下有見字
隆按西都所謂
郊祀若雍五時
若甘泉太一皆
出于方士祈福
之說而非古人
報本之意推武
帝以求嗣故二君
親郊爾

隆按不知其何
所人與上及所
生長相顧數百
歲也與上匿其
年相顧
茅坤曰少君所
情而史記原文
特澹宕可以炫
千古
又曰武帝始以
封禪為不死

姦利事。按縮臧。縮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六年。竇太后
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
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礪氏館。如淳曰礪音踣
鄭氏曰音斯。師古曰鄭音是也。其字從石從虎。神君者長陵女子。目乳死。見神於先
後宛若。孟康曰產乳而死也。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字也。師古曰先音呼之為妯娌。蘇見反。後音胡。構反。古謂之姊姪。今關中俗呼為先後。吳楚俗呼之為妯娌。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後
子孫以尊顯。應劭曰平原君武帝外祖母也。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
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
老方見上。如淳曰祠竈可以致福。李奇曰穀道辟穀不食之道也。上尊之。少君者故深
澤侯人。主方。如淳曰侯家。人主方藥也。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謂鬼物也。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
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餽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
為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

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中。常從武安侯宴

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廼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

人為兒。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

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臣瓚曰晏以柏木為寢室於臺之上。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師古曰刻謂器上所

銘。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祠竈

皆可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

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廼可見之。以封禪則

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

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

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

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師古曰齊藥之分。齊也。昔才計反。久之少君

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也。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孟康

盧舜治曰此叙
武帝舉五帝及
星長之祠
又曰孝文而立
坦平之言而新
渭陽五帝之廟
孝武採謬忌之
說而建太一之
祠矣然諸方士
言天神貴者太
一太一佐者五
帝以神爲帝以
祀神爲郊而昊
天上帝曾莫有
奉而行之者此
漢郊祀所以不
足取也
隆按秦一甸地
一句秦一甸地
曰三一史記舊
本以一甸一舊
地甸一秦甸者
誤矣

洪邁曰東坡作
趙德麟字說云
漢武帝獲白麟
司馬遷班固書
曰獲一角獸蓋
麟云蓋之爲言
疑之也予觀史
漢所紀事幾致
疑者或曰若或
曰云或曰焉或
曰蓋其語舒緩
含深意

曰二人皆方士也師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
古曰鍾音直垂反

事矣。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如淳曰亳亦薄也下所謂薄也曰

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師古曰謂青帝靈威仰赤帝赤

黃帝含樞紐也說著帝名靈符赤帝名文古者天子以春秋祭

祖白帝名顯紀黑帝名玄炬黃帝名神叶師古曰每日以一爲壇開八

泰一東南郊。日十太牢七日。太牢凡七日祭也

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

奉祠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大牢

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

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言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

黃帝用一臯破鏡。張晏曰黃帝五帝之首也歲之始也臯惡逆之

食惡逆之物使天下爲逆者破滅訖竟無有遺育也孟康曰臯鳥名食母破

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史祠皆用之破鏡如龜而虎眼如淳曰漢

使東郡送臯五月五日作臯羹以賜百官以其惡冥羊用羊祠。馬行

用一青牧馬。泰一。臯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

使者以一牛。孟康曰陰陽之神也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泰一

於忌泰一壇旁。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麀然。師古曰麀

似鬮牛尾一角音滯交反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

蓋麟云。於是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

風符應合于天也。晉灼曰符瑞也臣瓚曰風於是濟北王以

爲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它縣償

之。常山王有罪。饒師古曰饒與遷同天子封其弟真定。以續先

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明年齊

人少翁以方見上。上有所幸李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

蓋夜致夫人及竈鬼之貌去。天子自帷中望見焉。廼拜

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容禮禮之。文成言上卽

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廼作畫雲氣車

及各目勝日。服虔曰甲乙五行相克之日如淳曰駕車辟惡

如火勝金用丙丁日不用庚辛也

隆按為書當是偽書疑衍

盧舜治曰叙武帝星辰之祠因病瘵而益信神曰太一之靈矣

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廼為帛書。以飯牛。師古曰。謂雜草以飯牛也。音扶晚反。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師古曰。手謂所書手跡。問之。果為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又作柏梁銅柱。承露。僊人掌之。屬矣。蘇林曰。僊人。以手掌。掌。承甘露。師古曰。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丈七圍。以銅為之。上有僊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蓋張衡西京賦所云。立修靈之僊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葉。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也。

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晉灼曰。鼎湖。宮名。在京兆地理志。湖本在京兆。後分屬弘農也。巫醫無所不致。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水名。在臨淮淮浦也。師古曰。三說皆非也。游水。姓也。發。姓名也。蓋因水為姓也。本嘗遇病而鬼下之。故為巫也。上召置祠之。

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瘳。強與我會甘泉。於是上病瘳。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孟康曰。良。曰。良。謂善也。大赦置壽宮神君。孟康曰。更立此宮也。臣瓚曰。壽宮。奉神之宮也。楚辭曰。蹇將澹兮壽宮也。

神君最貴者曰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孟康曰。崇。聚自除祓然後入也。

師古曰。祓。音發。勿反。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李奇曰。神所欲言。上輒為下之也。晉灼曰。神君所言。行下於巫。師古曰。晉說。是也。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共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土使受書。其名曰畫法。孟康曰。策畫之法也。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憲其事。祕世莫知也。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以一二數。

蘇林曰。得諸一元曰建。蘇林曰。建。元元年是。二元以長星曰光。蘇林曰。以日。以有長星之光。故曰元光元年。今郊得七角獸。曰狩云。如淳曰。改元。狩元年。其明年。天子郊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

師古曰。答。對也。郊。天而不祀地。失對偶之義。一曰。闕地祗之祀。故不為神所答應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師古曰。談。即司馬談也。天地牲角繭栗。師古曰。牛角之形。或如繭。或如栗。言其小。

茅坤曰。漢武多英風。然亦貪而易動。故數惑于方士如此。

盧舜治曰。此叙武帝舉后土之祠。

師古曰。答對也。郊。天而不祀地。失對偶之義。一曰。闕地祗之祀。故不為神所答應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師古曰。談。即司馬談也。天地牲角繭栗。師古曰。牛角之形。或如繭。或如栗。言其小。

師古曰。答對也。郊。天而不祀地。失對偶之義。一曰。闕地祗之祀。故不為神所答應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師古曰。談。即司馬談也。天地牲角繭栗。師古曰。牛角之形。或如繭。或如栗。言其小。

師古曰。答對也。郊。天而不祀地。失對偶之義。一曰。闕地祗之祀。故不為神所答應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師古曰。談。即司馬談也。天地牲角繭栗。師古曰。牛角之形。或如繭。或如栗。言其小。

師古曰。答對也。郊。天而不祀地。失對偶之義。一曰。闕地祗之祀。故不為神所答應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師古曰。談。即司馬談也。天地牲角繭栗。師古曰。牛角之形。或如繭。或如栗。言其小。

師古曰。答對也。郊。天而不祀地。失對偶之義。一曰。闕地祗之祀。故不為神所答應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師古曰。談。即司馬談也。天地牲角繭栗。師古曰。牛角之形。或如繭。或如栗。言其小。

隆按史記無公孫滂洋一節

隆按寢尋太山伏封禪案

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園丘為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師古曰：侍祠之人皆著黃衣也。於是天子東幸汾陰。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唯上。師古曰：唯音誰。解在武紀。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還過維陽。下詔封周後。令奉其祀。語在武紀。上始巡幸郡縣。寢尋於泰山矣。鄭玄曰：尋用也。晉灼曰：尋遂往之意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寢漸也。尋就也。其春樂成侯登。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師古曰：膠東宮人。王康曰：膠東宮人。師古曰：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尙方。師古曰：主方藥。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無子。孟康曰：膠東王后也。王死。它姬子立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師古曰：不相可也。相危以法。謂以罪法相欲傾危也。中音竹仲反。康后聞文成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人。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

隆按大闕武帝所深好者而欲之故其言易動

一本無信字

隆按惡敢言方曰能修其方曰使驗小方俱與上悔其方不盡句相應又按郊祀志云樂大闕基史記武帝故事云大嘗于殿前樹旄

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以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僇人可致也。然臣恐勅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迺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闕基。基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迺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得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誥御史。昔禹疏九河。決四瀆。間者河溢。阜陸隄繇不息。師古曰：阜水旁地。廣平曰陸。言水汎溢自阜及陸而

漢書卷之五十五上 郊祀志

陸言水汎溢自阜及陸而

數百枚大令於
目相擊縮々竟
庭中去地十餘
丈視者皆駭然
則作旗者是也

築作隄防徭役
甚多不暇休息

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

通焉。乾稱飛龍。鴻漸于般。

孟康曰：般水涯也。漸進也。武帝云：得樂大如鴻進於般，一舉千里得道。

如飛龍在天。師古曰：飛龍在天。乾卦九五爻辭也。鴻漸于般。漸卦六二爻辭也。般，山石之安者。

朕意庶幾與焉。其

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童千

師古曰：斥不用者也。又以衛

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

孟康曰：衛太子妹如淳曰：衛太子姊也。師古曰：外戚傳云：子夫生三女。元朔三年生男。據是則太子之姊也。孟

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

利之第。使者存問共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

置酒其家。韋昭曰：大主武帝。始寶太后之女也。獻道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

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

立白茅上受印。以視不臣也。師古曰：羽衣以鳥羽為衣。取其神僊飛翔之意也。而

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師古曰：道天神。神道讓曰導。於是五利

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

陸接自言有禁
方與上求見言
方相應能神仙
與上仙人可致
相應

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揜擊

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師古曰：揜，捉持也。擊，古手腕之字也。揜音尼。其夏六月。

汾陰巫錦。應劭曰：錦，巫名。為民祠。魏睢后土營旁。應劭曰：魏故魏國也。師古曰：汾

睢水。魏地之墳。故云魏睢也。營，謂祠之兆域也。見地如鈞狀。掇視得鼎。師古曰：掇，謂手把土也。音蒲溝反。把

音蒲巴反。鼎大異於眾鼎。文鏤無款識。韋昭曰：款，刻也。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其下

美陽鼎。亦同也。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驗

問巫得鼎。無姦詐。廼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

如淳曰：以鼎從行。上甘泉。將薦之於天。師古曰：上音特掌反。至中山。晏温。

雲故為異也。師古曰：中讀申。仲即今雲。陽之中山也。下云合於中山亦同也。有黃雲焉。有鹿過。上自射

之。因之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尊寶鼎。天子曰。

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年

豐。祿未報。鼎曷為出哉。師古曰：祿，美也。言稼穡美也。未報者獲年豐而報也。其下張敞引此語。豐而未報，賽也。一曰雖祈穀而未獲年豐。

有司皆言。聞昔泰帝興神鼎。一古師

之報也。其下張敞引此語。豐而未報，賽也。一曰雖祈穀而未獲年豐。

有司皆言。聞昔泰帝興神鼎。一古師

曰泰帝者即泰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

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師古曰九州之牧也鑄九鼎象

九州皆嘗麟亨上帝鬼神服虔曰以享祀上帝也師古曰麟亨

以麟之惟詩及其空足曰鬲蘇林曰鬲音歷足中以象三德

如淳曰鼎有三足故也三德三正之德師古曰如說非饗承天祐夏

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

德衰宋之社亡鼎廼淪伏而不見周頌曰自堂徂基自

羊徂牛獯鼎及痛不臭不敖胡考之休師古曰周頌絲衣之

鼎絕大者謂之羶國奔上謂之羶吳謹諱也救慢也考壽也休美也言執祭

事者或升堂室或之門盤瓶牛羊之牲及舉大小之鼎告其致繁神降之福

故獲壽考之美曰何壽之美曰壽之美者歎今鼎至甘泉以光潤

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師古曰言鼎至甘泉

之神能幽能明能小能大乘此休福無窮竟也蓋若獸為符服虔

有黃白雲降與初至中山黃雲之瑞相合也若獸在車蓋也晉灼曰蓋辭也符謂鹿也師古曰二說

非也蓋發語辭也言甘泉之雲又若獸形以為符瑞也路弓乘矢集

獲壇下李奇曰宜言盧弓韋昭曰路大也四矢曰乘報祠大享唯

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服虔曰高祖受命知之宜

德謂與天合德鼎宜視宗禰廟臧於帝庭以合明應制曰可入

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

廼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雍且郊師古曰雍地形高故

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

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

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冕侯問於鬼與區

師古曰鬼與區黃帝臣也誠文志云鬼與區對曰黃帝得寶

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

黃帝迎日推策晉灼曰迎數之也臣瓌曰日月後率二十歲

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

因所忠欲奏之名也解在食貨志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

陰接黃白雲與上黃雲相應若獸為符與上鹿過相應

盧舜治曰或言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冕侯問於鬼與區師古曰鬼與區黃帝臣也誠文志云鬼與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晉灼曰迎數之也臣瓌曰日月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

茅坤曰不特幻而詐且蜂起矣

茅坤曰其言幻然亦澹宕可動主上

妄言。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尙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廼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僊登天矣。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應劭曰。黃帝時諸侯會封禪者七千人也。李奇曰。說僊道得封者七千國也。張晏曰。神靈之封。謂山川之守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山川之守。謂山川之神。令主祭祀也。卽國語所云。注芒氏之君守封禪之山也。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廼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臿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蘇林曰。今雍有鴻冢。其後黃帝接

茅坤曰千年來好異之士時時侈心焉

王維楨曰武帝以巫蠱之妄殺皇后殺太子已如脫屣矣奚待得如黃帝哉

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服虔曰。黃帝采首山銅處也。師古曰。谷口仲山之谷口也。漢時爲縣。今呼之治谷是也。以仲山之北。寒涼。故謂此谷爲寒門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晉灼曰。地理志。首山屬河東。蒲阪。荆山在馮翊懷德縣也。鼎旣成。有龍垂胡頰。下迎黃帝。師古曰。胡謂頸下垂肉也。頰其毛也。音八占反。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廼去。餘小臣不得上。廼悉持龍頰。龍頰拔墜。墜黃帝之弓。百姓叩望。黃帝旣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頰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爲郎。使東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竄舒等具泰一祠壇。祠壇放亳。息泰一壇。三陔。師古曰。陔重也。三陔。重壇也。音該。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服虔曰。坤位在未。黃帝從土位。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黿牛以爲俎。豆牢具。李奇曰。音

獸師古曰西南夷長尾髦之牛也一音茅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師古曰具俎豆酒醴而進之一曰進謂雜以加禮也其下四方地為廩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師古曰字與餼同謂職續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

中。斝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服虔曰水玄之酒具酒也晉灼曰此言合牲物而燎之也師古曰言祭日以牛。祭月以羊。斝特。師古曰若牛若

羊若斝止。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曾爽。師古曰曾爽謂日尚冥蓋未明之時也曾音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旦夕。月師古曰以朝旦拜日為朝下朝音丈昭反則掛而見。泰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饗謂祀辭天始以寶鼎神

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孟康曰璧大六寸謂之瑄嘉牲薦饗。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也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

太史令談祠官寬舒曰。神靈之休。祚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時壇以明應。師古曰明著美光及黃氣之祥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

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泰一。三星為泰一。鑿旗。李奇曰牡荆作幡柄也如淳曰牡荆荆之無子者皆繫齊之道晉灼曰牡節問不相當也月量刻之為券以畏病者天文志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也旁三星三公也畫星在後三星在前為泰一鑿旗也師古命曰靈旗。李晉二說是也。以牡荆為幡竿而畫幡為日月龍及星。

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師古曰讎應當也讎無驗也上廼誅五利。其冬公孫卿

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述緹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緹氏視迹。開卿得毋効。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暇。神不來。言

神事如迂誕。積以歲廼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莫書卷二十五上 郊祀上

盧辯治曰此叙武帝舉日月之祠漢氏不拜日于東郊而旦夕常于殿下東西并日月似家人禮非事天神之道

劉敞曰則攝當屬上句

陰按為伐南越與上黃帝且戰且學仙句相應盧舜治曰此叙武帝因伐南越禱泰一命曰靈旗其不惰一至于此江充巫蠱所由起爾

陰按于新垣平則曰下吏誅夷于李少君則曰病死于少翁則曰誅而隱之子曰大則曰廼誅之彼數人者並動其君而乃竟不得其死如此

史氏故特書之
以著其欺妄云

隆接此以下敘
武帝封禪之事

茅坤曰稍上即
無風雨伏乾風
案

盧舜治曰武帝
東幸緱氏禮登
中嶽以舉山川
之祠

館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其春既滅南越。嬖臣李延年
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
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
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
師古曰。泰帝亦謂泰皇也。不止謂不能自止也。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塞南越
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
侯。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
封禪。廼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騎。還祭黃帝冢。橋山
釋兵涼如。李奇曰。地名也。上曰。吾聞黃帝不死。有冢何也。或對
曰。黃帝以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
泰山。先類祠泰一。師古曰。且猶將也。類祠謂以事類而祭之。自得寶鼎。上與公
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體。而羣儒采
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師古曰。天子有事宗廟必自射牲。蓋示親殺也。

事見國語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秦
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
上於是廼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
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
神通。欲放黃帝以接神人蓬萊。高世比德於九皇。張晏曰。三皇之前。有人皇九首。章昭曰。上古有人皇者九人。師古曰。章說是也。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
不能辯明封禪事。又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為封
祠器視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師古曰。徐偃博士姓名。
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服虔曰。屬會也。會諸儒圖封事也。師古曰。周霸亦人姓名也。於是上黜偃霸。而盡罷諸儒。弗用。三月廼

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上。聞若有言萬歲
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廼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
毋伐其山木。以出下戶凡三百。封密高為之奉邑。師古曰。密

漢書卷五十五 郊祀志第五

二十一

隆按以萬數下
史記有然無驗
者句恐不可少

古崇字耳以崇奉嵩高之山故
謂之崇高奉邑奉音扶用反
泰山如淳曰言易上也泰山從南面直上步道三十里車道百里泰山草木未生。廼令人

上石立之。泰山顛。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

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廼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

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

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類

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張晏曰天子為天下父故曰鉅公也師古曰鉅夫也

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師古曰宿留謂有所須待也與方

士傳車。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及間使求神僊人。以千數。師古曰間微也隨間隙而行

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

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

弁縉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

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

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服虔曰子侯霍去病子也亦有封。其事皆

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阼東北肅然山。如祭后

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

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

諸物。頗以加祠。兕牛象犀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然後去。

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禪還坐

明堂。羣臣更上壽。下詔改元為元封。語在武紀。又曰。古

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

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

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

海上望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廼遂去竝海上。北

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廼至甘泉。周萬

里。至五原。還。封狼居胥。祭天。封狼居胥。祭天。封狼居胥。祭天。

陰按其夜若有
光應上是夜有
美光句白雲出
封中應上太一
雲陽句
一本改元以下
五字作改元封
元年

漢書卷二十五上 郊祀上

孝曰星字異之大者也而王
朔猶指填星相
附會為報德君
修而臣諂矣
盧舜治曰此又
叙武帝南郊之
祠一本侯獨之候
作後

盧舜治曰武帝
祠公孫卿所誑
所謂雜祠

盧舜治曰武帝
祠勇之所誑亦
所謂雜祠也

八千里云。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
能師古曰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

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師古曰德星即填星

也言天以德星報於帝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師古曰昭明壽星仍

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其春公孫

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

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見大

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千數。是歲旱。天子既

出亡名。廼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過祠

泰山。臣瓚曰即今之泰山也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湛祠而

去。師古曰湛讀曰沈。謂沈祭具於水中也。爾雅曰祭川曰浮沈。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五

郊祀志第五下

是時既滅兩粵。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俗鬼。師古曰勇之。鬼人名也。俗鬼言

其土俗向鬼神之事而其祠皆見鬼。數有効。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

十歲。後世怠嫚。故衰耗。廼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

亦祠天神帝百鬼。師古曰天帝之神及百鬼而以雞卜。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卜上信

之。粵祠雞卜。自此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上往常遽

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館如緱氏城。師古曰緱氏城。遽速也置脯棗神

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飛廉柱

館。師古曰飛廉館。及桂館。二名也甘泉則作益壽延壽館。師古曰益壽延壽二館名使

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廼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

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甘泉殿房內中。天子為塞河與通天。若有光云。廼下

詔赦天下師古曰為塞河及造通天臺而有神光之應故赦天下也其明年伐朝鮮夏旱

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師古曰三歲不雨暴所封之土令乾也

上廼下詔天旱意乾封乎鄭氏曰言適新封則致旱天欲乾我所封乎其令天下

尊祠靈星焉明年上郊雍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

歷獨鹿鳴澤自西河歸幸河東祠后土明年冬上巡南

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灑之天柱山號曰南嶽師古曰灑灑江縣天柱山在焉武帝以天柱山為南嶽灑音潞

浮江自潯陽出縱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師古曰並音步浪反四月至奉高修封焉初

天子封泰山師古曰泰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

師古曰泰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天子封泰山

天子封泰山師古曰泰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

天子封泰山師古曰泰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

天子封泰山師古曰泰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

王維楨曰初天子封泰山一段倒叙法

劉敞曰按王莽奏事文帝祠泰一已用高祖祀矣何謂未乎劉敞曰面上字屬下句

水園宮垣為復道師古曰復讀曰復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

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

汶上如帶圖師古曰汶水名也出琅邪朱虛作明堂於汶水之上也帶圖公玉帶所上明堂圖汶音問及是

歲修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

之服虔曰漢是時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對光武以來乃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

天子從昆侖道人始拜明堂如郊禮畢齋堂下而上師古曰

曰京古煇字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顛而泰山下祠五帝各

如其方黃帝并赤帝所師古曰與赤帝同處有司侍祠焉山上舉

火下悉應之還幸甘泉郊泰畤春幸汾陰祠后土明年

幸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祀上帝於明堂後

每修封其贊饗曰天地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

帝敬拜泰一師古曰自此以上贊祝者辭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

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幾遇之師古曰幾讀曰冀音更遣人求之冀必遇也乙酉

柏梁災十二月甲子朔上親禪高里師古曰高里山名也祠后土

王雒楨曰公孫卿卿帝所最信者黃帝故動以黃帝取証後黜甚矣
丘濬曰帝為聖以求神仙而一旦蕩然于烈焰之中其仙之不可見帝尚不覺悟而又大為宮室以厭勝之帝非獨不燭理蓋亦不畏天矣

臨勃海將日望祀蓬萊之屬幾至殊庭焉師古曰殊庭蓬萊中僊人庭也
幾讀曰冀
上還以柏梁災故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

靈臺十二日燒師古曰就成也造臺適成經十二日即遇火燒黃帝乃治明庭明庭

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

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廼曰粵俗有火災復起

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

殿度高未央師古曰度並音大各反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師古曰三輔故

事云其闕圓其西則中數十里處如淳曰商中商庭也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故謂

苑亦西方之獸故於此置其園也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

丈名曰泰液師古曰漸浸也臺在池中為水池中有蓬萊方

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師古曰三輔故事云池北岸有石魚長二丈高

五尺西岸有石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師古曰立大鳥象也立

神明臺并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師古曰漢宮閣疏云神明臺高五十丈上

有九室恒置九天道士百人然則神明并幹供高五十丈也并幹樓積木而高為樓若并幹之形也并幹者井上木欄也張衡西京賦云并幹疊而百層即謂此夏漢改歷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更印章

以五字因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

雒陽虞初等應劭曰丁夫人其先丁復本越人封陽都侯夫以方

祠詛匈奴大宛焉明年有司請雍五時無牢孰具芬芳

不備廼令祠官進時饋牢具色食所孟康曰若火勝金則祠赤帝以白牲也

而以木偶馬代駒云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偶馬

代獨行過親祠廼用駒它禮如故明年東巡海上考神

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應劭

曰昆侖玄圃五城十二樓僊人之所常居以候神人於執期鄭氏曰地名也名曰迎年

師古曰迎年若云祈年上許作之如方名曰明年師古曰言明其得延年也上親

禮祠上積黃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

鉅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韋昭曰風后封鉅岐伯皆黃帝臣也臣瓚曰東泰山在琅邪朱虛界中有

鉅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禮記

一本無下東泰山

小泰 禪凡山 師古曰凡山在朱盧縣

合符然後不死。天子既令設

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廼令祠官禮之

而不封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復還泰山修五年之

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闕。石闕者在泰山下陞南方。師古曰下

基之南面方士言僊人闕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

山修封。還過祭恒山。自封泰山後十三歲。而周徧於五

嶽四瀆矣。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東幸琅邪。禮日成山。

登之罘。浮大海。用事入神延年。師古曰解並在武紀延年即上所謂迎年者又

祠神人於交門官。若有鄉坐拜者云。師古曰如有神人景象需祠坐而拜也事具在

武紀後五年上復修封于泰山。東游東萊臨大海。是歲雍

縣無雲如靄者三。師古曰靄古雷字空有雷聲也或如虹氣蒼黃。若飛鳥

集械陽官南。師古曰械音城聲聞四百里。隕石二。黑如鷲。有司

以爲美祥。以薦宗廟。而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萊者終

無驗。公孫卿猶曰大人之迹爲解。師古曰言見大人之跡以自解說也天子

猶羈縻不絕。師古曰羈縻繫聯之意馬絡頭曰羈也牛鞞曰縻幾遇其真。師古曰幾讀曰奠

諸所興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牀寬舒

之祠官。李奇曰皆祠名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大祝領之。至如

八神諸明年凡山它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

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它祠皆如故。甘泉泰

一汾陰后土。三年親郊祠。而泰山五年一修封。武帝凡

五修封。昭帝卽位富於春秋。未嘗親巡祭云。宣帝卽位。

由武帝正統興。故立三年尊孝武廟爲世宗。行所巡狩

郡國皆立廟。告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

廟。告祠孝昭寢。有鴈五色集殿前。西河築世宗廟。神光

興于殿旁。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光又興于房中。如

燭狀。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鐘音門戶大開。夜有光。殿

陸接爲解下史記有天子益意二句繼見武帝有反復之幾云

盧舜治曰此又叙宣帝歷武帝所巡狩之國皆立廟以其祠出于宗廟之外故列于郊祀志云

漢書卷之二十五下 郊祀下

世宗

盧辭治曰宣帝
兩幸河東祠后
土又復舉山川
之祠

隆按叙宣帝南
郡獲白虎以至
使持節而求之
凡數十種皆不
經之祠惟立歲
星一祠稍近正
爾

上盡明。上廼下詔赦天下。時大將軍霍光輔政。上共己
正南面。非宗廟之祀不出。十二年。廼下詔曰。蓋聞天子
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問者上帝之祀闕。而

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齊戒。親奉祀。為百
姓蒙嘉氣。獲豐年焉。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時。

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頗作詩歌。
其三月幸河東祠后土。有神爵集。改元為神爵。制詔太

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
為歲事。師古曰。言每歲常祠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為天下豐年

焉。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於博。中嶽泰室
於嵩高。南嶽灊山於灊。師古曰。灊與潛同。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

常山於上曲陽。師古曰。上曲陽常山郡之縣也。河於臨晉。師古曰。馮翊之縣也。臨河西岸。江
於江都。師古曰。廣陵之縣也。淮於平氏。師古曰。南陽之縣也。濟於臨邑。界中

師古曰。東郡之縣也。皆使者持節侍祠。唯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

餘皆一禱而三祠云。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為
立祠。又目方士言。為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

祠於未央宮中。又祠太室山於卽墨。三戶山於下密。師古曰。卽墨下密皆膠東之縣也。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如淳曰。地理志。西河鴻門縣有天封苑。火井祠。

又祠參山入神於曲城。師古曰。東萊之縣也。蓬山石社石鼓於臨

胸。師古曰。臨胸齊郡縣也。胸音勅。地理志。蓬山作蓬山也。之粟山於腫。成山於不夜。萊

山於黃。應劭曰。腫音魏。晉灼曰。腫不夜黃縣皆禹東萊師古曰。腫音丈。瑞反。成山祠。日萊山祠

月。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師古曰。東郡之縣也。京師近縣
郭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僊人玉女祠。雲陽有徑
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師古曰。休屠匈奴王號也。徑路神本匈奴之祠也。休音許。剡反。屠音除。又立
五龍山僊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師古曰。

王維楨曰以武
帝之事神而終
亡驗則宣帝可
以鑒矣王褒之
遺也奚為

曰屬施上 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 如淳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 可醮

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大夫劉更

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祕之方 師古曰洪大也苑祕者言祕術之苑囿也 令尙

方鑄作事不驗更生坐論京兆尹張敞上疏諫曰願明

主時忌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

平庶幾可興也後尙方待詔皆罷是時美陽得鼎獻之

師古曰美陽扶風之縣也 下有司議多以爲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

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于

后稷后稷封于釐 師古曰釐讀與郿同今武功故城是 公劉發迹於豳 師古曰豳

曰今豳州是也 大王建國於郟梁 師古曰郟今長安城西豐非夏陽之梁山也郟古岐字 由此言之則郟梁

文武興於鄠鎬 師古曰鄠今長安城西豐水上也鎬在昆明池北 豐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臧今鼎

出于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桐邑 師古曰尸臣主事之臣也

桐邑卽豳地是也桐音苟 賜爾旂鸞黼黻珣戈 師古曰交龍爲旂鸞謂有鸞之車也黼黻冕服也珣戈刻鏤之

戈也珣與凋同 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

不足以述古文 師古曰尋其文述 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

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子宮廟也

昔寶鼎之出於汾睢也河東太守以聞詔曰朕巡祭后

土祈爲百姓蒙豐年今穀稼未報 師古曰曠少意也言穀稼尙少未獲豐年也曠音苦 誠欲

考得事實也有司驗睢上非舊臧處鼎太八尺一寸高

三尺六寸殊異於衆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款識 師古曰款刻也

識記 不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上自幸河東

之明年正月鳳皇集穀祔 師古曰穀祔馮翊之縣也祔音丁活反又丁外反祔音况矩反 於

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宮廼下詔赦天下後間歲鳳皇

神爵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其冬鳳皇集上林廼作鳳

隆核不宜薦見
于宗廟與上宜
薦見宗廟句相
應

王維楨曰四用後間歲敘事緊嚴盧舜治曰此叙元帝舉南郊之祠帝凡五奉郊

隆按匡衡定南此議祀典合入于

北郊及毀不應禮之祠祀禮亦稍正矣然終不能建議盡復三代以來郊祀明堂嚴父配天之禮而哀平之間休于禍福之說南北郊與甘泉五時互為罷復卒無定制惜哉

皇殿。曰答嘉瑞。明年正月。復幸甘泉郊。泰時。改元曰五

鳳。明年。幸雍祠。五時。其明年春。幸河東祠。后土。赦天下。

後間歲。改元為甘露。正月。上幸甘泉郊。泰時。其夏。黃龍

見新豐。建章未央長樂宮鐘虞銅人。皆生毛。長一寸。所

師古曰虞神獸名也縣鐘之木刻飾為之因名曰虞也。時以為美祥。後間歲正月。上郊

泰時。因朝單于於甘泉宮。後間歲。改元為黃龍。正月。復

幸甘泉郊。泰時。又朝單于於甘泉宮。至冬而崩。鳳皇下

郡國。凡五十餘所。元帝即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

泉郊。泰時。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時。凡五奉

泰時。后土之祠。亦施恩澤。時所過。毋出田租。賜百戶牛

酒。師古曰言有時如此不常然也。或賜爵赦罪人。元帝好儒。貢禹韋玄成

匡衡等相繼為公卿。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

禮。上是其言。後韋玄成為丞相。議罷郡國廟。自太上皇

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後元帝寢疾。夢神靈譴罷諸廟

祠。上遂復焉。後或罷或復。至哀平不定。語在韋玄成傳。

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師古曰衡匡衡譚張譚。奏言。帝

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

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

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師古曰祭地曰瘞。天於天子也。故云瘞地也即就也。

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

陽。立泰時。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

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

谷中。院陝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

非聖王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

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師古曰保養也。難以奉神靈而祈

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

成王郊於維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女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為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為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薶於太折。祭地也。韋昭曰。太折謂為壇於昭晰地也。師古曰。折曲也。言方澤之形四曲折也。所以定天位也。鄧展曰。除地為營。將有形兆也。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維。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為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衡

譚奏議曰。陛下聖德忽明上通師古曰。忽與聰同。承天之大典

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

謀從眾。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

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

寡與則廢而不可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

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

考古制。而以為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

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師古曰。今文泰誓周

丕奉也。律法也。言正考古道而立事。則書也。稽考也。永長也。

可長年。享有天下。是則奉天之師古曰。詩周頌敬之詩也。陟升也。士事也。言無謂

降厥士。日監在兹。師古曰。詩周頌敬之詩也。陟升也。士事也。言無謂

日月監觀於此。視師古曰。詩周頌敬之詩也。陟升也。士事也。言無謂

人之所為者耳。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廼眷西

顧。此維予宅。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宅居也。言天眷然西

以文王之都為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言天下

子從之既定。衡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宜通象八方。服虔曰八觚如今社壇也師古曰觚角也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

書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師古曰漢晉儀云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用玉几玉飾器凡七十女樂即禮樂志所云使童男童女俱歌也

石壇僊人祠瘞。鸞路駟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

門以娛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娛地祇。師古曰此周禮也大呂合於黃鐘黃鐘陽

聲之首也雲門黃帝樂也太簇陽聲次二者也咸池堯樂也其牲用犢。其席稟稭。其器陶匏。師古曰陶瓦器匏瓠也稭音戛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

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

以報功。唯至誠為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節

女樂鸞路駟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衡又言王者

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鄠密

上下時。晉灼曰秦文公宣公所立時也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

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

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

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

王者不當長遵。及北畤未定時所立。師古曰謂高祖之初禮儀未定不宜

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賢祠由是皆罷。明年上始祀南

郊。赦奉郊之縣。及中都官耐罪囚徒。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是歲

衡譚復條奏長安尉官縣官給祠郡國侯神方士使者

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為應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社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荆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

一本紫下無壇字

凌約言曰向以人事永以天運此二子論疏之別
楊時曰人情狂于禍福而易動鬼神隱于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譬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

之纏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資猶溺于習見況餘人乎
王維楨曰連用五來字極古朴

陽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黃帝冥羊馬行泰一臯山山君
武夷夏后啓母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
蓬山之朶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僊人玉女徑
路黃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
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師古曰本草待詔謂以方藥本草而待詔者明年匡衡坐
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又初罷甘泉泰
時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
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
師古曰家人謂庶人之家也種祠繼嗣所傳祠也况於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
及雍五時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
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救備師古曰救整也神光尤著祖宗
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
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

息音聲碎隱野雞皆雒師古曰直當也息止也當祠處而止也碎音普萌反每見雍太
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傳馳詣行在所師古曰報神之來也以為
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
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及
漢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
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前始納貢
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
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後上以無繼嗣故令
皇太后詔有司曰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
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師古曰上下謂
天營泰時于甘泉定后土于汾陰而神祇安之饗國長
久子孫蕃滋累世遵業福流于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
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師古曰職主也
谷遇主於此也

真德秀曰谷永此疏足以盡方士欺詭之情使武常時有為斯言者或可以開帝意之惑乎善或問人言神仙有諸曰吾聞密穢神農歿黃帝文王畢孔子魯

殆在徙南北郊。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師古曰。皇太后自謂。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其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時。陳寶祠在陳倉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造輿輕舉。淳如曰。造遠也。輿舉也。師古曰。造古遙字也。興起也。謂起而遠去也。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下。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師古曰。遐亦遠。覽觀縣圃。浮游蓬萊。李奇曰。崑崙九成上有縣圃。縣圃之上。即閻闔天門。耕耘

城之北獨子受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合永與雄之說。則知長生之為虛。謾明矣。而後來者猶甘心而不悟。哀陳仁子曰。谷永學術不至。與劉向異。而其言神仙虛謾。則向所不及。劉向心術不可與谷永同。而其言權變專擅。則永所不及。尺有所量。寸有所長。度量相去若此。哉。胡纘宗曰。永發端。數語。知不黨。格言如其不黨。王氏即劉向不及也。

五德。朝種暮穫。晉灼曰。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於此地而耕。耘也。與山石無極。師古曰。言獲長壽。比於山石無窮也。黃冶變化。晉灼曰。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治丹砂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堅冰淖溺。晉灼曰。方士詐以藥石。若陷水。丸投之。水上水即消。因假為神仙道。使然也。師古曰。淖。澀甚也。音女。教化色五倉之術者。李奇曰。思身中有五色。腹中不飢。皆姦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飢。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師古曰。左道邪僻。非正義也。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郤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僊采藥貴幸。賞

劉奉世曰此語有害而理未通疑誤以三五指三世五世而言謂文武之時也尋上文可見

盧舜治曰此叙成帝復行幸甘泉郊杜鄴之疏也

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抗掌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師古曰。詐得謂主上得其詐僞之情。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師古曰。轅陽侯江仁也。元帝時坐使家丞士印綬。隨宗學仙。免官。轅

音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師古曰。三五謂五帝。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日不享。論語

說曰。予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後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杜鄴說商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師古曰。此易既濟九五爻辭也。

東鄰謂商紂也。西鄰周文王也。禴祭謂禴。新菜以祭。言祭祀之道。莫盛修德。故紂之牛牲。不如文王之蘋蘩也。禴音籥。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祭禮有常用。師古曰。祭古燂字。贊

一木舉作奉

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勸說。師古曰。助謂助祭也。大路所歷。黎元不知。師古曰。大路天子祭天所乘之車也。黎元不知。言無徭費不勞於下也。今甘泉河東天地

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時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馭失道。師古曰。馭與驅字同。禮月之夕。奉引復迷。韋昭曰。奉引前導引。

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官垣。廼三月甲子。震電災林光官門。孟康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林光秦離宮名也。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非一名也。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

奏。皆有變故。師古曰。迹謂觀其事迹也。不答不饗。何以甚此。師古曰。不意不饗不為天所饗也。詩曰。率由舊章。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

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

盧舜治曰成帝
屢祠甘泉泰時
汾陰后土以求
繼嗣召揚雄待
詔還奏甘泉賦
以風屏玉女卻
慮妃云云者
盧舜治曰哀帝
三萬七千祠皆
所謂雜祠也

隆按平帝復南
北郊能汾陰甘
泉祠莽議是矣
然後以高后配
地祇而共祀則
崇陰教以媚元
后者歟

郊。後數年成帝崩。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即位。思順天
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憲。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
時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
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皇帝之意也。哀帝即位。寢疾。博
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
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明年復令
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懈怠。而
久疾未瘳。夙夜唯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
泰時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
禮祠焉。後三年。哀帝崩。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
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
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
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
月上辛郊。師古曰。豫卜郊之日。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起北時。而
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
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
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
伏誅。廼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
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於是元鼎四年。
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
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三歲
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
始元年。徙甘泉泰時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
年三月。目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目卒不

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周官天籙之祀。師古曰。籙。古地字。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巨。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鑿。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師古曰。此周禮春官大司樂之職也。六律合陽聲者。石絲竹匏土草木六舞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音金也。大合樂者。徧作之也。先妣。姜嫄也。先祖。光王先公也。凡六樂奏六歌。而天籙神祇之物皆至。師古曰。謂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地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界限。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鑿。則。鑿。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

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鑿。其誼一也。天籙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巨。鑿。配。一體之誼也。天籙位皆南鄉。同席。鑿。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繭。栗。師古曰。謂牛角如繭。及栗者牛之小也。玄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日事天籙。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黍。瘞。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黍南郊。鑿。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其且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師古曰。輯。與集同。此天籙合祀。目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鑿上之園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鑿祇皆出。師古曰。此亦春官大司樂之職也。天神之樂。圓鍾為宮。黃鍾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地祇之樂。函鍾為宮。大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絲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然後合樂而祭。

隆按王莽奏祠六宗是矣然所謂群神以類相從爲五部兆則日月雷風皆祠而不及山澤何歟

天墜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呂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墜于南郊。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曰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師古曰。謂冬夏日至之時。后君也。方常也。不視常務。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定復奏。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墜之祠互徙焉。後莽又奏言。書曰。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

盧舜治曰此敘五帝于四郊云

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討。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師古曰。乾爲父。坤爲母。爲中男。離爲中女。艮爲少男。兌爲少女。故云六子也。水火坎離也。雷風震巽也。山澤艮兌也。逮及諍亂也。既盡也。臣前奏。徙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皆復于南北郊。謹按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師古曰。春官小宗伯之職也。兆謂爲壇也。及黃帝於南郊。白帝於西郊。黑帝於北郊也。各因其方。謂順其所在也。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於古。又日月露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大師光。大司徒。官義和。欽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墜。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稱墜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墜祇稱皇墜后祇。兆曰廣畤。易曰。方目類聚。物以羣分。分羣神目類相從。爲五部兆。天墜之別神。中

劉敞曰此奏兆字衍
俱有兆字恐非
衍文
盧舜治曰此莽奏立官稷所以補漢祠之未備也

央帝黃靈。后土時。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宮于長安城之未墜兆。東方帝大昊青靈。句芒時。及靈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于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及熒惑星。南宿。南宮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時。及太白星。西宿。西宮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玄冥時。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兆。奏可。於是長安旁諸廟兆時甚盛矣。莽又言。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目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師古曰。大雅。絜之詩也。冢。大也。土。土神。謂太社也。又曰。目御田祖。目祈甘雨。師古曰。小雅。甫田之詩也。田。祖。稷也。神也。言設樂以御祭於神。爲農求也。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李奇曰。引棺車謂之紼。當也。祭天地五祀。則越紼而行事。不以私喪廢公祀。師古曰。紼。引車索也。音弗。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

社。未立官稷。臣瓚曰。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禮所謂太社也。時又至此始立之。世祖中興。遂於官社後立官稷。曰夏禹配食官

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師古曰。穀樹。楮樹也。其子類穀。故於稷種。徐州牧

歲貢五色土。各一斗。莽篡位二年。與神僊事。曰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於宮中。臺成。萬金作樂其上。順風作液

湯。如淳曰。藝文志。有液。湯。經。其義未聞也。又種五梁禾於殿中。師古曰。五色禾。也。谷永所謂耕

德也。各順色置其方面。先鸞鶴。麟。毒。冒犀玉二十餘物。漬種。師古曰。露。古。麥。字。鸞。古。龍。字。謂鸞。取汁以漬穀子也。毒。音。代。昌。音。莫。內。反。計粟斛成一金。言此

黃帝穀僊之術也。自樂爲黃門郎。令主之。莽遂密鬼神淫祀。師古曰。密。古崇字。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目下。至諸小鬼

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廼以雞當鶩雁。犬當麋鹿。數下詔。自目當僊。語在其傳。

贊曰。漢興之初。庶事草創。唯一叔孫生。略定朝廷之儀。

隆按至其末年一段總叙以結

盧舜治曰莽所祠千七百所亦皆所謂雜祠也

隆按贊詞直叙

歸結在順時宜
三字該盡漢家
郊祀之制

漢書卷之二十五下

郊祀下

十六

若廼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焉。至于孝文。始
目夏郊。而張倉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為土德。卒不
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為盛。太初改制。而兒寬司馬遷等。
猶從臣誼之言。李奇曰。公孫臣賈誼。服色數度。遂順黃德。彼以五
德之傳。從所不勝。服虔曰。傳音亭。傳之傳。五帝相承。代常以金。木水火相勝之法。若火滅金更以火代金。秦
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劉向父子。以為帝出于震。
故包義氏始受木德。其後。目母傅子。終而復始。自神農
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
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鄧展曰。向父子雖有此議。時不施行。至光
武建武二年。乃用火德色。尚赤耳。昔共工氏。曰水德。間于木火。與秦同運
非其次序。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蓋有自然之
應。順時宜矣。究觀方土祠官之變。谷永之言。不亦正乎。
不亦正乎。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五下 終

